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四十二回 蔣澤長八寶巷探路 老霍振在家中泄機

詩曰： 款款衷情仔細陳，願將一死代天倫。
可憐一段英雄志，不作男身作女身。

趙津女媧者，趙河津吏之女，趙簡子之夫人也。初，趙簡子欲南擊楚，道必由津，因下令與津吏，期以某日渡津。至期，簡子駕至。欲渡，而津吏已醉如死人，不能渡矣。

簡子大怒，因下令欲殺之。津吏有個女兒叫女媧，聽見簡子下令欲殺其父，不勝恐懼，因持了渡津之楫，而左右亂走。簡子看見，因問道：「汝女子而持楫左右走，何為也？」

女媧忙再拜以對，道：「妾乃津吏息女，欲有言上瀆，不敢直達，意亂心慌，故左右走耳。」簡子道：「汝女子而有何言？」女媧道：「妾聞主君欲渡此不測之津，竊恐水神恃勢，風波不寧，有驚帆檣，故敬陳酒醴，禱祠於九江三淮之神，以祈福庇。祭畢，而風恬浪靜，以為神餐，歡飲餘瀝，是以大醉。聞君以其醉而不能供渡津之役，將欲殺之，彼昏昏不知，妾願以代父死。」簡子道：「此非汝女子之罪也。」女媧道：「凡殺有罪者，欲其身受痛而心知罪也。想妾父醉如死人，主君若此時殺之，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。不知罪而殺之，是殺不辜也。願主君醒而殺之，使其知罪未晚也。」簡子聽了道：「此言甚善。」且緩其誅，津吏因得不死。既而簡子將渡，操楫者少一人。

女媧操臂操楫前請：「妾願代父以滿持楫之數。」簡子道：「吾此行，所從皆士大夫，且齋戒沐浴以從事，豈可與婦人同舟哉？」女媧道：「妾聞昔日湯王伐夏，左驂牝驪，右驂牝麋，而遂放桀至於有巢之下。武王伐殷，左驂牝驪，右驂牝驪，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。勝負在德，豈在牝牡哉？主君不欲渡則已，誠欲渡津，與妾同舟，又何傷乎？」簡子聞言大悅，遂許其渡。渡至中流，女媧見風恬浪靜，水波不興，因對簡子說道：「妾有河激之歌，敢為主君歌之。」因朗歌道：

升彼阿兮而觀清，水揚波兮香冥冥，禱求福兮醉不醒，誅將加兮妾心驚，罰既釋兮瀆乃清。
歌已，又歌道：

妾持楫兮操其維，蛟龍助兮主將歸，呼來掉兮行勿疑。

簡子聽了，大悅道：「此賢女也！吾昔夢娶一賢妻良母，即此女乎？」即欲使人祝拔以夫人。女媧乃再拜而辭道：「婦人之道，非媒不嫁。家有嚴親，不敢聞命。」遂辭而去。簡子擊楚歸，乃納市於父母，而立為夫人。君子謂女媧通達而有辭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且說蔣翁問鍾雄：「我們都知道這鋼網陣是雷英擺的，你怎麼說不是？」鍾雄說：「我先前也知道是他。王爺請我上府裡住了三天，與王爺談了兩天的話，未天與雷英敘了口盟的盟兄弟。他後來又在我們君山住了三天，無非是講論些個文武的技藝。那人很露著淺薄，就提鋼網這節不行。又講論些八卦、五行、三才。問到準消息的地方，他就說不出來了。我說你是藏私，我就不問了。後來他說你我若非生死之交，我我不能吐露實言。我說你我輔佐王爺，共成大事，難道說我還能洩露於外不成？這我才說出實話。他有個義父，此人姓彭叫彭啟，先在大海船上瞧羅盤，遇暴風刮到西洋國，去了□二年。遇天朝的船，北風一起，又刮回來了。本來人就能幹，又學了些西洋的法子，奇巧古怪的消息。雷英認成義父。是他出的主意，雷英稱的船。據我想，非得著這個人不行。」蔣翁說：「不知此人在那里居住？」鍾雄說：「就在雷英家中居住。聽說這個人精於道學，壽已老耄，面目如童子一般，早晚必成地仙。」蔣翁說：「恰巧。若在雷英家，要見此人不難。」南俠問道：「怎麼見此人不難？」蔣翁說：「我在丹江口救過雷英的父親，名叫雷振。救了他，問了名姓，知道他是反叛，要把他推下水去。一想此人有用，萬一辦王府之事，可以往他打聽王府的虛實。我沒告訴他真名真姓，我說我叫蔣似水。有這個活命之恩，到了他家，要說見這個彭啟，大概容易。」

智爺說：「這倒是很好的個機會。雷振他若念活命之恩更好，若是不念活命之恩，用薰香盜也把他盜出來。」蔣翁說：「我是販藥材的客人，咱們仍打扮成販藥材的客人。都是誰去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去把柳翁請來。」蔣翁說：「我去拿咱們大眾的所用的東西去。」言畢，起身早晨起望，邀了柳青，回到君山。寨主將山中的草藥，用荊條筐兒裝上他們的兵器包袱等件，上面堆上藥材，用繩子捆住。全換了青衣小帽，先教嘍兵推下山去。四位辭了寨主，到了山下，推著車子，路上無話。

直到襄陽，進城到王爺府後身，有個小藥王廟，廟裡面出來一個小和尚。智爺說：「小和尚。」蔣翁說：「小師傅，我們是辦藥材的，今晚在此借宿，等三兩日起身，多備香燈助敬。」小和尚去不多時，出來說：「請眾人推車進廟西屋內。」老僧接出來說：「眾位施主，請屋中坐。」大家入內落坐，問：「師傅貴姓？」和尚回答：「小僧淨林。未領教幾位貴姓？」智爺說：「那位姓展，那位姓柳，那位姓蔣，弟子姓智。」和尚說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就在廟中用飯，住在南院西廂房內，小車搭到屋裡。一夜不提。

次日早飯畢，蔣翁說：「我去了，聽我的喜信。」出了廟門，見一老人，問道：「那裡叫真珠八寶巷？有個明遠堂雷家在那裡？」那人說：「路東口內，盡東頭，路北第一門就是。」蔣翁與人家道了勞駕，自己走到東口內，路北黑油漆門，兩傍有兩塊藍牌子金字，是「明遠堂雷」。蔣翁上前叫門。門內有人出來，開門一看，問蔣翁找誰，回答找雷員外。家人問：「找老員外呀？」四爺說：「正是。」家人問：「貴姓？」四爺說：「我叫蔣似水。」那人聽了說：「你怎麼才來？我們員外想你都想瘋了。快進來罷。」蔣翁說：「你先回稟去。」那人進去。不多時，雷振出來說：「蔣老恩公，想死我了。」見面就要叩頭。蔣翁攔住說：「使不得，若大年紀。」二人攜手，往裡走進了。

路西四扇屏風門，是油綠撒金、四塊門方寫著「齋莊中正」四個字。路東也是四扇屏門關閉。進了西院，一帶南房，路北垂花門。進了門內，四爺一看一怔：「好怪！」五間上房，東面兩道長牆，平牆頭東面兩個黑門，無門檻，門上左邊有個八楞銅鑼；西邊兩個黑門無門檻，門上有個八楞銅鑼。並無別的房屋，好奇怪！上了石台階，到了屋中，蔣翁暗道：「以為雷家哄了王爺些個銀子，沒見過勢面，蓋的房屋不合樣式。」焉知曉到了屋中一看，很有大家的排場，糊裱的乾淨，名人字畫，古銅玩器，桌案幾凳，幽雅沉靜，很是庭房的樣式，頗有大家風氣。

蔣翁落坐。雷振又拜了一回，隨即獻茶，跟著就擺酒。頃刻擺齊，蔣翁上座，雷振旁陪，親斟三杯酒，一飲而乾，然後各斟門盅。雷振說：「恩公從何而至？」蔣翁說：「就打你我分手，上了趙河南，由河南上山東，由山東又上陝西。我今天打陝西而來，忽然想起老兄來，特意到此望看望看。」雷振說：「恩公到此就不必走了。」蔣翁說：「不行，帳沒算清。回頭算清帳目再來，我就不走了。有件事情，老哥哥我問問你。」

雷振說：「什麼事？」蔣翁說：「怎們這院子內也沒有東西廂房，四個小門也沒門檻，什麼緣故？」雷振說：「咳！無怪你瞅著納悶。這是你姪子的主意，孝順我。」蔣翁說：「什麼緣故哪？」雷振說：「我有個毛病，吃完飯就困，非睡一覺不可。你姪子怕我把食存在心裡頭，作了一輛小鐵車，是個自行的車子。我坐在上邊，兩邊有兩個鐵拐子，當中有一個銅拐子，別著一個輪子，把這拐子往外一抽，自來輪子一轉，這車子就走起來了。要往裡首轉彎，一搬左邊的鐵拐子，他就往裡拐；要往外首轉彎，一搬右邊的鐵拐子，他就往外拐。東邊的這兩個門，靠著耳房的這個，進去是小東花園子，南邊的那個黑門，進去從東夾道，奔北花園子。西邊挨著耳房的那個小黑門，進去是你姪婦的院子。西邊南頭的那個門進去，由西夾道奔北花園子。我要上了車子，吩咐開那個門，他們就把八楞銅鑼一擰，門就開了。把拐子一抽，車就往裡走。來回轉騰幾趟，食也消了，也就不睡了。這是你姪子的主意。」蔣翁說：「老賢姪還有這個能耐呢！我也求老賢姪給我做一個。」雷振說：「不行，就把這個給你罷。」蔣翁說：「我不

要，君子不奪人之所好。」雷振說：「恩公，你要我這個命都給你，何況一個玩物？」蔣爺說：「不要，我是一定求他給我做一個。」雷振說：「恩公不知，這不是他做的。」蔣爺問：「是誰做的哪？」雷振說：「若非恩公，我實在不能對你提起。是我們乾親家……他的乾老兒做的。」

蔣爺說：「這人貴姓？是那裡的人氏？」雷振說：「這位是南邊人，姓彭叫彭啟，字是燄光，在海船上瞧羅盤。就是此人所做。」蔣爺說：「此人現在那裡？」雷振說：「就在咱們家里居住。」蔣爺說：「好極了！請過來，咱們一同飲酒。」雷振說：「不行！此人與人不同，憑爺是誰，他也看不起。我兒認他為義父，我們兩人見過一次，他不願意理我，他瞧著我是個粗魯人，不配與他交談。我想著咱們兒子跟人家學本事，擺了一桌上等海味官席，他連坐下都沒坐下，道了個別就走了。就是待你姪兒好，瞧不起我，我也瞧不起他。我姪也真孝敬他，每逢回家，見完了我就去見他義父去。我也想的開，任他怎麼瞧不起我，我兒子總是親生自養的。把他請過來，也是得罪了恩公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個人是古怪，不隨世道。」蔣爺暗想：「只要知道他的地方，夜間就能把他盜山來。」

忽然間，瞧簾兒一啟，打外邊進來一個人：藍六瓣壯帽，藍箭袖，藍英雄髻，薄底靴，肋下刀；身高八尺，膀闊三停；面賽油粉，粗眉大眼，半部鬚鬚。蔣爺將要站起，雷振把他攔住說：「這就是你姪子雷英。」著過來行禮。說：「蔣叔父救了我天倫，要知恩叔居住何處，早就造府道勞去。你老人家恕過。」說罷，又叩了三個頭，起來給蔣爺斟了三杯酒。蔣爺也並不推辭，一飲而乾。蔣爺說：「管家預備杯子，給你少爺斟酒。」雷英說：「姪男少時奉陪叔父。」雷振問：「何事回家？」雷英將要低聲說，雷振說：「不用，蔣恩公不是外人，不用避諱他。」雷英說：「王爺見信，君山降了大宋。」這一句話不要緊，把蔣爺嚇的真魂出竅。若問以後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